



天津市青年作家
创作获奖者丛书

走向西方的女人

刘敏作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走向西方的女人

刘敏作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西方的女人 / 刘敏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获奖者丛书. 刘敏作品集)

ISBN 7-5306-4283-9

I. 走... I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872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4 字数 379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50 册 定价:27.00 元

目 录

留守女士	1
一个海归女人的情爱日记	100
我的出国梦	232
留学儿女	244
走向西方的女人	386
留守男士	454
爱好文艺的女孩儿	467
后 记	480

留守女士

1

这一天发生的故事，从东方一直延伸到了遥远的西方。男人，女人，孩子，你们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有一天，走到了我的故事中来。

那天早上，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肖彤住在异地的一个小旅店里。清晨，太阳微弱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中钻了进来。昨天刚刚下过一场雨，天上的云还没有散尽，外面不会暴晒，半阴半晴是夏天难遇的凉爽天气。肖彤刚参加完一个诗歌研讨会住在外地。在90年代初期，诗人们到处举办诗歌研讨会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随意。诗人也成了四处为家的人。因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受到欢迎。遇上痴男怨女，还能动情地背上几句他们写的诗。

肖彤住在异地总能有一份闲散的好心情，她特别喜欢人在异地那种漂泊不定的感觉。人在旅途中，全身心放松，不必走那么多的心思。

有个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位写朦胧诗的诗人。那位诗人就住在离小旅店一站路以外的地方。那位朋友对肖彤说，都到了家门口，



不去拜访这位诗歌界的“怪才”，真的有点遗憾。

其实肖彤对亲自去拜访怪才，并没有太多的兴趣。肖彤读过他写的诗，他的诗在肖彤看来，艰涩，抑郁，难懂。背景是灰色的，人物是迷途忘返式的。她猜想这人一定很古怪，冷漠，其貌不扬，否则他的诗不会是这样充满了怪异。经不住朋友的再三劝说，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去见见他，说不定对她的创作会有好处。于是肖彤就在朋友的极力怂恿下，决定去拜访被人们称作诗坛“怪才”的他。

肖彤慢吞吞地离开那张柔软的沙发床，她对着镜子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刚过膝盖的米色短裙，上身是一件黑色的背心，露出她雪白的肌肤。她打开窗帘，看着窗外被雨水洗刷干净的大街，凉爽的风，迎面吹来阵阵凉意。她从化妆包里拿出小圆镜，在晨光的沐浴下涂上了樱桃红颜色的口红。然后离开房间，在弥漫着夏季潮湿的微风中，朝着那个朋友告诉她的地方走去。

肖彤没有吃早饭，路过一家食品店，进去看了一番，发现没有合适自己吃的东西。可是，她又不想饿着肚子去见人。于是她买了两块巧克力，甜甜的巧克力糖在嘴里很快就嚼完了。肖彤一看还不到地方，她又顺路在一个摆摊的地方买了一瓶新鲜的酸奶，肖彤站在当街开始喝那瓶酸奶。

她对面是一家大菜市场，肖彤边喝边瞅着那菜市场发呆。一辆黑色的丰田牌轿车停在了菜市场门外，从车里下来一位金黄头发大鼻子老外，那老外看上去五十多岁，个子不太高，身体发胖。老外刚从轿车里下来，只见一位长得十分漂亮，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梳着马尾的妙龄女子，扭动着轻盈的身子直奔老外这边走来。老外急步上前，一下子将妙龄女子拥在怀里，那女孩子被老外搂进了那辆黑色的丰田轿车。这一幕肖彤看了个满眼。那辆丰田轿车刚踩油门，就见一位正在卖菜的中年妇女，狠狠地朝着地上吐了一大口黏痰。这时肖彤的酸奶正好喝完，她将空瓶还给



了摊主，又接着往前走。肖彤觉得刚才这瓶酸奶算是白喝了，喝到肚子里，没尝出酸奶到底是甜味，还是酸味。肖彤一抬头，已经走到了那幢深灰色的大楼前。这幢灰楼里就住着她今天要拜访的那位诗人。肖彤走进楼道，这里面原来是一个筒子楼，家家门前摆放着炉子和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原来善写怪诗的人也生活在凡人中间，一点不特殊，也太大众化了。肖彤在摆满了一大堆炊事用具和各种杂物堆积的地方，敲响了那扇深褐色的木门。

寂静的楼道里，显然还不到烧饭的时间，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肖彤心想，如果一旦赶上了烧饭高峰，那肯定又是另外一番情景，她的出现会惹来人们好奇的目光。

“请进。”那深褐色的木门内传来了一声微弱的男人声音。

肖彤站在门外，先是自报家门，然后又提起了介绍她来这的那位朋友的姓名。显然介绍肖彤来见诗人的朋友与他很熟，诗人一听是这位朋友介绍来的，很热情地将肖彤迎进门。黑乎乎的，肖彤没来得及认真端详诗人。不过，她觉得他穿的衣服随便得有点过分，皱皱巴巴的水洗布汗衫，异常的宽松肥大。牛仔短裤露出他肌肉结实的大腿，脚下是一双人字拖鞋，他一见到肖彤立即就进入了角色。他显出一副满腹经纶的样子，他讲话时结结巴巴的样子实在令肖彤觉着滑稽，她终于憋不住竟扑哧笑出声来。肖彤觉得突然有一位讲话结结巴巴的人坐在对面和她谈诗，造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使她一下子来了神儿。虽说肖彤平时见人也很随便，但她觉得这样笑似乎对人家显得有些礼貌，幸好对方一点也不介意，反倒对肖彤投来一种认同的目光。也许，对方压根就喜欢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越自然随便越让他感觉舒服的女人。于是他愈发显出兴奋，竟把刚才直视着窗户讲话的脸转向了肖彤，直接用一种逼视的眼神盯着肖彤，他滔滔不绝，结结巴巴的说话声调更加激昂。

真怪了，肖彤此时根本插不上嘴。她这个经常给人家侃诗的人，



现在却像一个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听着一位结巴的诗人在讲述着关于诗歌的走向和对诗坛未来的展望，没想到肖彤就这么被他的乱侃给闹蒙了。她似乎在不大的工夫里，已经熟悉了诗人结巴的声音。如果诗人突然有一句话不再结巴，话音变得抑扬顿挫，反而令肖彤不能够忍受了。诗人大概觉得自己口舌有点发干，他的结巴声戛然而止。这时他才突然想起应该给肖彤斟一杯水。

诗人的房间十分拥挤，一间房子用书柜将房间截成了两半，里边做卧室，外面会客。肖彤坐在诗人对面的沙发上，见诗人打开冰箱，从中取出了一大瓶可乐，刚想往杯子里倒，马上又意识到了什么，他转过身去重新打开冰箱门，用手指着那填满冰箱的一堆罐装饮料对肖彤说：“你自己选，想喝什么，随便拿。”肖彤迅速扫了一眼冰箱说：“就喝你手里拿的可乐吧。”其实肖彤压根不爱喝什么饮料，此时她只想喝一杯绿茶。可是，她与诗人刚刚见面，怎么好麻烦人家为自己沏茶呢。

肖彤端着一杯冰镇可乐，她开始有点被诗人的言谈举止和他对诗歌的执着所吸引。至少她一点都不反感这位讲话结巴的诗人。在诗人和肖彤后来的谈话中，肖彤才真正弄清楚了诗人平时发表诗歌作品署的是笔名，而他的真实姓名叫杨开泰。肖彤觉得杨开泰这个名字很一般，不像他的诗那样有个性。

没想到，杨开泰与肖彤不知不觉聊到了中午该吃饭的时间。肖彤立即想告辞，整个上午对她来说好像过得很快，她从心底感激着那位介绍她来见杨开泰的朋友。肖彤感到不虚此行，杨开泰还算值得一见。就在肖彤起身准备告辞时，杨开泰冲着肖彤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请你吃午饭，你不会介意吧？”肖彤实在觉得出乎预料，她不想占用杨开泰更多的时间，就在她想婉言谢绝他的盛情时，没想到杨开泰根本就不顾肖彤怎么想，他冲着肖彤很男人地说：“还傻愣着干吗，别忘了背上你的包。”杨开泰迅速而肯定的语气和令人无法反驳的举动让肖彤很尴尬。他做决定时这种不给



对方留余地的口气，不知为什么，一点也不让肖彤觉得反感。

杨开泰带着肖彤从那拥挤的楼道里走了出来。杨开泰走在肖彤身边，肖彤开始觉得特别扭，肖彤平时走路爱将双手放在裤兜外面，很随便地走在大街上看人看街景。可是肖彤现在跟着杨开泰，却开始烦自己这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插。一会儿左手插进裤兜，一会儿右手插进上衣口袋假装摸什么东西。加上杨开泰走路很快，她一溜小跑地跟在他身后，心里一点不轻松。唉，这是何苦呢。好在这一切杨开泰一点也没注意，他这种人也不可能注意。杨开泰直接到了地铁里，杨开泰对肖彤说：“这城市的地铁环绕城区，无论你从哪儿走都能够很方便地搭上地铁。”杨开泰这番话对肖彤其实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肖彤早对这城市的交通摸准了路数，常出门在外的人，对一个城市交通工具的熟知是首先必备的。肖彤早知道，到了这城市坐起地铁既快又省钱。

杨开泰领着肖彤来到了在这城市新开业的一家肯德基炸鸡店。在90年代初期，这是该城市为数不多引进来的洋快餐。那时吃顿炸鸡也称得上是一种时髦的事情。很快杨开泰便端着两份鸡来到了肖彤面前。杨开泰不由分说地自己先冲着肖彤咬了一大口炸得外焦里嫩的鸡腿。“这块鸡腿肉多，快趁热吃了。”说着他又冲着肖彤咬了一大口鸡腿嚼得更带劲了。肖彤心想，他一准儿是饿急眼了，看他这副贪吃相。肖彤再饿也不会吃成这样。诗人也许故意摆出这副贪吃相，表现他那放荡不羁的洒脱。肖彤本还想保持着一种女性的矜持，但眼下看来似乎大可不必。于是她也干脆像个饿狼似的拿起一块鸡腿，咬了一大口，硬是装成不怕噎死，在嘴里拼命地嚼着。

一通狼吞虎咽之后，杨开泰才喘了口气，开始去摸装在他牛仔上衣兜里的“555”牌香烟。他一次拿出了两支烟，先递给了肖彤一支，他也不问肖彤到底会不会吸烟，就直接从烟盒里抽出一



支硬塞给了肖彤。肖彤没犹豫就从杨开泰手里接过烟，其实她那时根本不会吸烟，但是她不知为什么自己连想也不想就果断地接过了烟。

肖彤不小心将烟灰落在了自己大腿上，她腿上当时穿的肉色丝袜被烧着了一个小黑洞，小黑洞底下即现出了一个粉红色的花边。

“烧破了。”杨开泰盯住那粉红色的花边，看见里面慢慢鼓起的一个水汪汪亮晶晶的小水泡，那水泡生得肥乎乎，看上去挺可爱。

“痛吗？”杨开泰轻轻地皱了一下眉。

“快把烟还给我，你其实不会吸烟，就别受这份罪了，还挺能故作深沉的。”杨开泰说完，嘴唇用力向上撅起冲着天吐了个烟圈。

肖彤没想到杨开泰讲话这样尖锐不给人留情面。她觉得自己的脸有点红，不好意思。正在她不知所措时，从杨开泰身后突然冒出了一个穿牛仔背带裤的女孩子，那女孩子脸上流露出惊喜的神情，她手里拿着一本杨开泰的诗集，请杨开泰在那上面签个名。杨开泰嘴里正在大嚼着一口鸡肉，他对在这里被人认出来并请他签名颇觉得意，由于这女孩儿一眼就认出了杨开泰，立刻吸引了一些就餐人的视线。人们手里举着鸡腿的或用小勺正舀着土豆泥往嘴里送的都停下来，伸着个脖子朝杨开泰这边望着，就好像发现了明星一样。紧接着又有两个女孩儿从就餐的人堆里凑了过来，她们手里拿着个小本子，请杨开泰签名。肖彤看到这情景，马上站起身来，主动给这几个女孩子让座位。她看了看在这里吃鸡的人们，年轻人居多。不知为什么，她忽然觉得人们都走错了地方，这些鸡块，薯条，面包，其实没那么好吃，人们慕名而来，就觉得洋快餐肯定新鲜又时髦。

“我在一所大学里听过你的讲演，所以一下子就把你给认出来了。”那个手里拿着诗集的女孩子说。

“我们俩也在大学里听过你的演讲，很精彩。”另外两个女孩子用同样崇拜和羡慕的目光看着杨开泰说。



杨开泰瞅了瞅这几个一脸稚气的女孩子，然后从兜里摸出了一枝笔，先在第一位女孩子的诗集上写了这样一行字：“千万别拿我太当回事。”签完后，他把书递到了女孩子的手里。那女孩子接过书，用惊讶和莫名其妙的神态端详着杨开泰，一准儿认为杨开泰出了毛病了。女孩子当时肯定是怀着失望和不解离开杨开泰的。杨开泰给另外两个女孩子的本子上写的是：“要是我，就永远不请人签名。”他在另一个本子上写道：“换了你，千万别写诗。”这两个等待签字的女孩儿，还没等杨开泰放下笔，就开始忍不住咯咯地笑出了声。肖彤站在一边看着，她觉得杨开泰这样写，纯属有点哗众取宠。餐桌上又剩下了肖彤和杨开泰。

“你平时就爱用这种语言来打发那些崇拜你的人吗？”肖彤禁不住问杨开泰。

“怎么，不对吗？”杨开泰反问起肖彤。

“原来人们都说你是个怪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依我看，你怪就怪在爱用逆向思维冲人说反话。说白了，就是不讲常理，信口胡说，特别想让自己与众不同。你让别人拿你不当回事，那就是你骨子里特别想让别人拿你当回事，对吗？其实，你那是一种自我欣赏。你无时无刻不在孤芳自赏。你怪出了名，就是因为你太想拿自己当回事，难道不是吗？”肖彤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冲着杨开泰讲了这么一番话。但她没有办法，她这人也怕受到哪怕一点点的刺激，一旦她觉得想说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忍住不说出口，这也是她的性格。她心想，杨开泰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肖彤说完，用很真诚的目光看着杨开泰，那眼神儿充满了自信。

“你，你怎么敢这样奚落我呢？”杨开泰结巴得更加厉害了。

“我这怎么叫奚落你呢？我讲的全都是大实话。”肖彤睁大一双秀美动人的眼睛看着杨开泰。

“哦，在我认识的所有女孩儿中，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敢用这种口吻和我讲话的。”杨开泰说完，愣住神盯住肖彤看，那眼神



很逼人，就好像一下子将肖彤看没了。

肖彤面对杨开泰的这种目光，她一点也不回避，她说：“别这样看着我，我这人可胆小。”肖彤说完自己先笑了。

“过来。”杨开泰轻轻拍了肖彤肩膀一下，然后，他突然激动地攥住了她的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温情，肖彤没有丝毫准备，她用力从杨开泰那温厚的手掌中把自己的手缩回来，肖彤顿时觉得心里很乱。

杨开泰满脸严肃，他没有生气，温存的目光中透出极真诚的笑意，他将身子一歪，竟冷不防吻了肖彤额头一下。

肖彤只感到他那热乎乎的，并不很柔软的嘴唇很快在她的额头上重重颤抖了一下，离开时直喘粗气。肖彤慌乱得马上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时，看着杨开泰此刻简直像一个刚刚得手的强盗。

“你疯了吗？”肖彤一脸通红，十分恼怒，她觉得大庭广众之下，他做得实在有些过分了。

杨开泰的这一举动肯定招来了周围食客们好奇的目光。“对不起，我实在是被你感动了。你可不像那些甜得发腻的女孩子，你目光中流露出的真诚，很少见。今天我遇上你算是彻底没救了。你是唯一敢揭穿我短处的女人。算你说得对，我说那些话的潜台词就是说我敢于面对人生，坦白我自己。说穿了，我就是想让人们特别看重我，我特怕被别人遗忘。不瞒你说，我之所以特别迷恋大学讲台，是因为只有当我面对那一张张充满纯真和期待目光的面孔时，我才觉得自己活得潇洒，活得实实在在。就像举鞭的牧人，一旦没有了羊群，就备感孤独，绝望。我害怕直面我灵魂深处的黑暗。其实我和我的那些歪诗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知者无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存在，我的存在没有本质。我写诗，我想出名，我想让众人看重我，出人头地，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逃避罢了。今天在你的真诚与大彻大悟面前，仿佛又让我看到了真，看到了善。你真让我有点受不了，因为这世界实在太缺少真正的善良



了，而你让我看到了一双最真诚善良的目光。”

肖彤呆呆地听着杨开泰在她面前如此动情地袒露着自己的心声。这实在令肖彤既感到意外，又被他的坦诚和率真深深打动了。她觉得自己又算什么呢？只不过刚才也不知道如何就一下子冒出了那样一番话。她决没有伤害杨开泰的意思，只能证明杨开泰内心很脆弱，他被自己一激，就成了这样子。肖彤心里掠过一丝悔恨的怜悯。可是她又实在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对他说。唉，今天算是见鬼了。没办法，她了解自己，她这人就是喜欢直来直去，有话从来存不住，不说出口，她就能憋死。在隐秘的人群中，她总是过早地暴露她自己，当然她在表现自己真实的同时，她也还能及时看透对方。这一次也不例外，她看到了真实的杨开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才是瞬间的工夫。

“别愣着发呆，我今天向你讲述的全是心里话，要知道像我这种人能够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并不多，希望你能记住我今天对你讲的这些话。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快就向一个陌生女孩儿如此坦白自己，这可能算是咱们两个人的一种缘分吧。我希望你今后常到这座城市里来，我希望常能够看见你。”杨开泰说完替肖彤背好了书包。肖彤听完杨开泰说的这些话，一下子变得心事重重的，她默默无语地跟着杨开泰从肯德基快餐店里出来。对肖彤来说，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快，一瞬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这种瞬间的感觉不太符合她平时做事情爱讲究逻辑性和顺理成章的思维方式。她现在反而变傻了，也不像刚才那样敢无拘无束地冲着杨开泰胡侃。她一声不吭地跟着杨开泰，只是走到了地铁站口，她才想起对杨开泰说：“别送了，今天我们过得很愉快，很难忘。谢谢你请我吃的这顿炸鸡，味道很不错，我会时常想起这次与你在一起的时光。”

“我想用我的一句诗和你道别：别说再见，这只是一个开始，尽管谁也不知道结局。”



就这样，杨开泰在地铁口和肖彤分了手。

肖彤坐在闷热的地铁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还没等她踏上归途，刚刚和杨开泰分手才几分钟，她就开始回忆杨开泰了。这个杨开泰，的确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回去后又会怎么想我呢？肖彤大脑里闪现出无数的画面。那几个年轻女孩儿，签名时向她投来的目光，羡慕中夹杂着妒忌。肖彤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儿投向她的目光。

地铁很快载着肖彤和她那乱糟糟的思绪来到了人流如织，热浪滚滚的火车站。肖彤直接来到售票大厅，很快便买到了一张当日回城的车票。肖彤手里捏着那张汗津津的火车票，从拥挤的人群中出来，抬头一看车站大钟，还差二十多分钟这趟火车就要开了。

肖彤直接进站，她径直上了火车。车厢内有吸烟的，有吃饭喝酒的，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趟短途硬座车厢里很随便，也很没规矩。果皮可以任意乱扔在走道上，上来乘客只要不加小心就会滑倒。空气污浊，又脏又闷热的车厢里，肖彤刚找到自己座位坐下，就感觉呼吸困难，她快热昏过去了。

肖彤实在无法忍受，她一看表还差十几分钟才开车呢！她索性又挤下了车厢，到站台上去享受外面的新鲜空气。肖彤呆呆地站在列车边上，她此刻实在是无心看人。她仰望着夕阳的余辉，像一片燃起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际，大地仿佛在颤抖，在蒸发，天空中没有一丝云遮挡那快要落下山去的太阳。

就在肖彤望着苍天出神的时候，杨开泰突然出现在了肖彤面前。只见他那水洗布的汗衫这下子可彻底变成了水洗的，湿淋淋的贴在他的身体上。他脸热得通红，顺着脖子不停地向下流汗，一道道汗沟，前额上也挂满了大滴流淌的汗珠。

他来到肖彤面前，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着急地去摸自己的上衣口袋。肖彤当时断定他准是在找烟。遗憾的是，他的上衣口袋



里当时瘪瘪的什么也没有。他没找到烟的模样真是可怜。他焦急地四下搜寻着，这时候车站的铃声响了，这铃声是在提醒着那些送亲友的人们赶紧下车，火车马上就要启动了。但杨开泰此刻急的不是跟肖彤讲话，而是继续找寻他的烟。谢天谢地，他终于发现了正要上车的一位中年男人嘴里叼着烟，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向那人行个礼，才讨来了一支烟。他点燃一根火柴，真是越急越出差，那根火柴居然没有点着那支烟。

肖彤站在杨开泰的身后，实在看不下去了，她凑过去，用她那白细的汗津津的手，五指并拢替他挡了一下风，烟这才点着了。

杨开泰手里拿着烟直发抖，他拼命吸了一大口烟，紧跟着吐出的烟气直喷到了肖彤脸上。肖彤完全被杨开泰这突然举动惊呆了。眼瞅着火车就要开了，她迷惑不解地望着杨开泰，不知如何是好。她也很急，可她又不知该怎么跟他急。至少不能就这样愣着，她心里清楚杨开泰又追到火车站来也绝不是为了来点这支烟的。

这时，铃声又开始响第二遍了。杨开泰这才想起来急忙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本黑皮的书，那本书肖彤一眼就认出来啦，正是今天在肯德基快餐店里那个女孩子让杨开泰签字的那一本诗集。杨开泰掏出书来，他蹲在地上，用自己膝盖垫着，开始往扉页上写字。那个姿势居然使杨开泰看上去显得有些瘦小可怜。他嘴里叼着的烟又快灭掉了，他后脖颈处流着一道道的汗水，肖彤将他的这个姿势印在了脑子里。她深深被杨开泰的举动感动了。她总算还能在慌乱中想起自己该做的一件事，她撕下了一小块餐巾纸，哆哆嗦嗦勉强能在上面写下了自己城市居住的地址，她差不多同时和杨开泰一起写好了各自手里的东西，她将那皱皱巴巴的纸塞进了杨开泰被汗水浸湿的上衣口袋里。

杨开泰很郑重地将他签了名的书送到了肖彤的手里，肖彤接过书急忙登上了已经缓缓启动的列车，她用一只手用力抓住列车窗户的扶手，向外探出了大半个身子，那形象颇让人感觉有些悲壮。



肖彤手里拿着他的书，用力摇晃着，她看见杨开泰神情显得十分惆怅，站在那像根木桩一样定住。不一会儿，肖彤的视线开始模糊了，她透过自己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的视线，看着杨开泰那任凭脸上的汗珠一串串落地，却仍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目送着她的神态。很快肖彤就被火红的夕阳将眼睛照花了，在一团迷乱的光线下，她隐隐约约看着杨开泰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消失了。

肖彤似梦非梦地从窗外抽回了身子，她迫不及待地翻开杨开泰诗集的扉页，她看到杨开泰在上面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我永远相信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瞬间在我的生命中将成为永恒！”

2

那个夏季，罕见的热浪袭击了这座城市。

人们的脸上带有一种被毒日头灼伤的神情。没有风，蝉在树枝上叫得令人太阳穴胀痛得难以忍受。热气好像全部窝在心里了，吐口气就像喷出了一团泛着糊味的火焰。空气凝固了，风从海面上再也吹不进这个城市，每个人都是汗淋淋的。

夏天最难熬的是夜晚。

肖彤居住的那幢房子是英租界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式小洋楼。三角形的阁楼，倾斜度很大的屋顶镶嵌着玻璃，中间只隔了些木头檩条，到了夏季，人呆在里面就像一群热带鱼罩在了一个大玻璃罩子里。

肖彤夜里开始失眠睡不着觉，每到这时，她就起身在房间里踱步。她穿着一件乳白色的真丝小背心，纯棉的短裤，露在外面的皮肤黏乎乎的。汗水顺着头发流出，滴在鼻梁上慢慢流到嘴里咸咸的。肖彤心想，那天杨开泰在火车站送她时流的汗水跟她现在差不多。



这老房子每到夜晚就变得令人恐惧。顶楼的大玻璃窗户被月光照射得一片惨白，墙皮脱落的地方像一个个凹陷下去的黑洞，漆黑的木头檩条异常清晰地向外裸露着，那形状慢慢在肖彤眼里变成了一根根人的肋条在头顶上整齐地排列着。肖彤脚下那年久失修的木头地板，中间凹，两头翘，一走路便发出咯吱吱的声音。肖彤站在窗前，从窗外刮进来的风就像是一团火，灼烧着她软绵绵的身体，那滋味就像是被无数只黄蜂蜇了。

肖彤立即又拉上了窗帘。

肖彤脚下的地板在不停地吱吱咯咯地响着，黑暗之中，她的一只鞋后跟竟然别在了地板裂开的一道缝隙里，这老掉牙的破地板，紧接着又发出断裂的声响，肖彤身子一歪，跪在了地板上。顺势地板裂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黑漆漆地在她面前洞开着。惊恐之中，肖彤连忙用一团报纸塞住了那令她十分战栗的空洞。

肖彤战战兢兢地又回到了床上，她坐在床头，拧亮了那盏昏暗的床头灯，抓起一把扇子使劲扇着，用力驱散那弥漫在她心中的焦躁与烦闷。暗淡的光线下，她看见了那扔在桌子上的杨开泰的诗集。她顺手拿过那本诗集，心不在焉地在灯下翻着。书的后面附有一段作者小传，还有一张黑白的照片。于是肖彤又看到了那张在肯德基快餐店和她侃侃而谈的熟悉的面孔。作者小传写得非常简短，说他来自西北一个偏远地区，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诗歌，大学毕业后留校专门从事诗歌研究和教学工作。这本取名为《飘过屋顶的风》的诗集，已经被译成了英法文字在海外出版。

看到这些介绍，肖彤不禁为之一动。她觉得杨开泰能有今天，肯定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得来的。肖彤继续朝前翻着这本诗集，其中有一首名叫《我望着人流》的诗深深地吸引了她的注意。他在这首诗中写道：“我说过爱只不过是一场梦，是谁踏进了无辜者的门厅，是谁敞开了哀求者的天窗，经过屋顶的风倾斜直